

文房四宝

文凡

笔

刚正不阿且游刃有余，挥洒一身伶俐丹青，风采各异的起承转合，倏地打造出一方朗朗乾坤。

墨

为了一方清平世界，以包拯的容颜和炽热心胸，在精研细磨中，潇洒的诗意点燃了禅意精髓。

纸

舒展一方清朗天地，万千春秋的韵味融合无数人赏心悦目的品读，敞亮的何止是辽远心境。

砚

坚实的底座，在风花雪月的陪伴下，把一汪丹青构筑成一道道奇峰异壑，黑白分明的典故，将人间悲喜一一诉尽。

农村娃的“机械梦”

阳锡洲

40年前，我刚好12岁。当时，农机尚未普及，父亲在“二亩七”的田里驾驶着一台租来的手扶耕田机，抡时插藕。看着父亲在水平如镜的田里熟练操作，我心中满是羡慕，幻想着自己也能上去开一圈，该有多威风。机会说来就来，有一次，父亲临时有事情离开田地，但机器并未熄火。

于是，我偷偷摸摸地坐上驾驶位，左手握住左扶手，右手合上离合器，耕田机猛然启动。然而，我力气小，又无经验，耕田机在田里不断兜圈。我紧张得既不敢停机，也不敢跳下，生怕被铁横梁扫入泥水中。时间仿佛凝固，直到父亲回来，眼疾手快地踩上横梁，稳住扶手，松开离合，机器终于停下。我被父亲夹在腋下放到田埂上，屁股上结结实实挨了两巴掌。

后来，父亲他们三个兄弟合资买了柴油机、碾米机和抽水机，既方便自家，也算搞点副业。一天，一农民挑来一担稻谷碾米，长辈不在，我自告奋勇。多次旁观长辈操作，我自信已掌握要领。为了发动12匹马力的柴油机，我鼓动堂弟一起手持手柄，几经尝试，机器终于启动，但摇把却未及时拔出，随着齿轮旋转。排气口冒出浓烟，柴油机像患了严重肺病的老人，喘着粗气转动，最终自行熄火。我不死心，继续操作，碾米机被带动后，我将柴油机速度调到最大，松开进料槽挡板，却因力度失控，碾米机瞬间卡死。庄稼汉目瞪口呆，我们也手足无措。幸亏大哥及时赶来，收拾残局，重新启动机器，白花花的米终于流进箩筐。

一个炎热的夏日，柴油机在杨梅树下轰鸣，将池塘里的水泵向稻田。我们这些孩子跟着水流奔跑，听着龟裂的稻田在水流中发出嗤嗤响声，看着铁管连接处漏出的水线在阳光下形成彩虹，心中满是痴迷。然而，危险悄然而至。一个远方亲戚的小男孩靠近水泵，低速旋转的皮带如锯齿般抽向他的头皮。伯父迅速施救，我则将柴油机熄火。所幸池塘来水不足，柴油机低速运行，小男孩只是擦伤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几次操作农机的经历，都发生或大或小的危险，父亲从此禁止我触碰任何农用机械。

长辈的禁令虽出于安全考虑，却也扼杀了我对机械的兴趣与探索。兜兜转转，我后来选择了乡亲眼中“体面”的工作——坐办公室，进城工作。

这或许也算是对家人和乡亲们期望的回应吧。春雨蒙蒙，春耕时节又近，此刻我竟怀念起乡村在子规啼鸣中的农耕生活。

蓦然回首

于母爱与自我中破茧

女性视角上评《哪吒2》

简媛

《哪吒2》热映，票房口碑双丰收。影片能够如此火爆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对“如何做真实的自己”这一永恒话题的深度挖掘。

从女性视角看，殷夫人这一角色令人印象深刻。她是战场上英勇无畏的女将，保家卫国，展现出非凡的力量与坚毅；她也是一位温柔细腻的母亲，对哪吒的爱毫无保留。哪吒作为魔丸转世，一出生便被贴上“魔童”标签，遭世人嫌弃与恐惧。但殷夫人从未因此看轻哪吒，她理解孩子的孤独与痛苦，努力平衡家庭与事业，在忙碌的降妖除魔工作之余，还抽出时间陪哪吒踢毽子，给予他温暖与陪伴。当哪吒因控制不住力量而闹祸时，殷夫人心疼的是孩子被误解，而非责怪他。她像一道温暖的光，照亮哪吒黑暗的世界，让他在充满恶意的环境中感受到爱与被爱。

这种母爱对哪吒的成长影响深远。在成长过程中，我们都渴望被他人认可，尤其是父母的认可。哪吒也不例外，殷夫人的爱让他明白，无论外界如何评价，他在母亲心中永远是独一无二、值得被爱的。这种坚定的接纳，成为哪吒内心的力量源泉，让他在面对外界的质疑与排斥时，有勇气去抗争，去探索真实的自己。就像生活中，很多母亲用爱包容孩子的不完美，鼓励孩子勇敢追求梦想，让孩子在成长路上不迷失方向。

影片中中公豹的存在，为探讨做真实的自己提供了多面视角。中公豹身为妖族，一心渴望在仙界出人头地，证明自己。他被门派的等级观念和世俗的成功标准所困，为了获得认可，不惜违背自己的本心，参与各种阴谋算计。他试图通过偷灵珠、陷害哪吒等不正当手段来提升自己的地位，却在这个过程中越陷越深，逐渐失去了自我。在养育孩子方面，中公豹对中小豹的影响同样充满问题。他将自己未实现的梦想和对成功的执念强加给中小豹，使得中小豹也一心想要成为人、考上玉虚宫，完全忽略了自己的特点和内心真正的渴望，最终落得悲剧收场。中公豹的故事警示我们，一旦被外界的标准和他人的期待牵着走，就容易在追求虚幻目标的过程中迷失真实的自己。

然而，当我们从中公豹身为儿子的视角去看，又能发现新的故事。中公豹或许从小就生活在妖族身份带来的偏见与不公中，他的父母也许同样背负着种族的压力，期望他能在仙界有所成就，改变家族命运。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，中公豹被成功的执念裹挟，从未真正有机会去探索自己的内心。他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可，渴望为家族争光，却在这条道路上失去了自我。他的挣扎与痛苦，是对无法做真实自己的无奈，也是对亲情与命运的抗争。

影片也探讨了养育的方式。殷夫人的养育并非过度保护，她让哪吒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带来后果，同时也给予他尝试与犯错的机会。在这种养育方式下，哪吒逐渐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也更加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反观敖丙，他肩负着整个龙族期望，在父亲敖光的严格要求下成长。敖光一心想让儿子改变龙族命运，却忽视了敖丙内心真正的想法和需求，导致敖丙在追求家族荣耀的道路上迷失自我，内心充满挣扎与痛苦。这也反映出在现实养育中，父母如果将自己的期望强加给孩子，可能会阻碍孩子自我意识的发展，让他们难以做真实的自己。

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存在着各种“标签”与外界期待，如同影片中哪吒被定义为“魔童”一般。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，会因为他人的眼光和评价，不敢展现真实的自己，努力迎合他人的期待。但正如《哪吒2》所传达的，我们应该像哪吒一样，勇敢打破这些束缚，在母爱的支持下，坚定地追求真实的自己。

《哪吒2》让我们看到，在成长的道路上，母爱固然是最坚实的后盾，但只有勇敢地做自己，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。

观众席

火车欢歌

朱鹏飞

豹子岭面朝湘江，居高临下。新韶路在此摆出一个跨越湘江的架势，却戛然而中止，另待时日。

上周日，难得的好天气，艳阳直射。来豹子岭公园的人络绎不绝，周边停满了小车和电动车。大自然张开温暖的怀抱，暖和和的，胜过裹着厚厚的棉被。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，我吐故纳新，似乎重拾了未被玷污的心灵。

朝西边极目远眺，天空湛蓝。开阔无比的江面，春日照耀下，波光粼粼。对岸高楼林立，倒映江中，亮丽的画卷在远处徐徐展开。近处，是湘江大道，车水马龙。车窗玻璃时不时将耀眼的白光送进眼瞳。再近处，是三五成堆的人群，聚集于长长的山坡上，不同的地势，不同的人堆。

山脚下，静静卧着两条铁轨，阳光下沉着淡淡的金属光泽。单调没有尽头的铁轨，成为眼里精彩的视觉享受，心亦延伸向远方。一阵低沉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，这是火车即将到来的信号。逐渐演变成有节奏的呜呜当声，我瞬间提起神来，快步走向观察点，站定。

庞大身躯的火车，满载着一车煤，沿铁轨呼啸而来，好似迫不及待投入春天的怀抱。车轮与铁轨有节奏地碰撞，奏出工业与自然交融的激越乐章。一节节车身从山脚下掠过，我目不暇接，又踮起脚，望着它南行。火车以一往无前的气势，一路欢歌，消失在视线的尽头。余韵却久久在心头颤抖，似乎要把整个春天抖动起来。

一位七十多岁的爹爹，伏在山冈的栏杆上，戴着厚

古城新姿

桨板划过浏阳河

文爽英

春天是和煦的风，是蓝天上徜徉的云朵，是孩童放风筝时清脆的笑声。是安静的河流上，飘过来的很多桨板。

我坐在浏阳河汉桥上感受春天阳光的温暖，浏阳河从桥下缓缓流过，由北往南。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，恨不得直接躺在汉桥的木地板上睡一觉。沉浸在这浓浓的春意中，自己也成为这个春天的一部分，慢慢生长。和那些即将崭露头角的桃红柳绿一样，只等待东风捎来的信息。明媚动人的春天是挡不住的，人生的春天也一样。

几个小孩突然放下风筝，指指点点地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直到他们看清楚，从河流以北行驶过来的一些“小船”。他们惊叹地互相呼喊，说“划龙舟了！我们快点一起喊加油！他们在比赛！”稚嫩的加油声顿时此起彼伏，给河流与小船加上纯真奋进的号角。

这个时候怎么会有龙舟呢，小孩一定是弄错了。是不是把快艇看成龙舟了？我有些疑惑地抬眼看过去，映入眼帘的“小船”开始是几只，后来渐渐出现三三两两的二十几只，看上去像船，却比船小。两头尖尖，狭长的，一块扁扁的冲浪板样的小船。每只小船上坐着一个穿救生衣的人，手里拿着一支桨，在轻轻划动，使船前行。

他们行驶得很缓慢，并不因孩童的加油声而加快速度。他们像是一群漂游在河流上自由自在的鱼，又像是无意间飘落水面，蕴含着力量和目标的彩色树叶。静谧安稳地随着风和水流的方向，游向汉桥下面的水域。待他们真的穿过汉桥时，孩童们发出更大的惊叹，用更大的声音给他们鼓劲加油，并且飞快地跑到桥的另一边，看他们如何游到桥的南边。孩童们像看着一部正在拍摄的电影大片，唯恐失去任何一帧美妙的画面。他们的童年会留存许多彩色的记忆，搜集一些不期而遇的美好点滴。

有些船靠得近，很悠闲，划船的人可以轻松聊天。一边欣赏河流沿岸的风景，在微微的波浪里浮沉。前面的船已穿过浏阳河石桥，后面的船还在北边慢慢悠悠地顺流而下。有些船离得远，落单最后的几只船，不疾不徐，我行我素，不为喝彩声所动。前行的速度已不重要，从容自在地体验这个过程，享受自然美景，才是终极意义。

爱好运动的朋友告诉我，这是从5岁到60岁都可玩的水上运动，起始于夏威夷的直立单桨冲浪，也就是桨板。这项运动对于新手非常友好，只要正确穿戴好救生衣和脚绳，人板不分离。把握平衡点，学会用桨来控制前行和转弯。结伴而行，尽量选择较平静的水域，避开雷雨天气，就可以体验到运动休闲的乐趣。既可以在一路畅游中安享美景，亲近自然、放松身心，又可以得到全面的锻炼。不会游泳的人都可以尝试，何乐而不为呢。

春天的桨板，色彩缤纷地漂在河流上，与粼粼波光相映成趣。画面清新灵动，充满生机。我也好想这样悠游于河流上，看云，看水，看荡漾的倒影，看桥，看岸边的绿树，花草，看远处隐约的山峦。

文爽英 供图

隐藏空间的 生活元年

周实

好多年前，至于多少年了，现在的我也说不清了，反正好久了，我看过一次张天明的摄影展。至今我还记得，是他拍的一张雨。那雨珠子在窗上滚着，形成了好多好多的线。那雨线弯弯曲着，交叉着，折射出各种各样的光，一派朦朦胧胧的，却又显得格外清晰。我看看，我感觉，我就像坐在酒吧里，看着窗外雨天的街景。我想起了一首诗，好像是奥地利诗人写的，诗人的名字叫大卫，不知我记得对不对。不管对不对，回到家里后，我也写了一首诗算是向他致敬，当然也向大卫致敬，感谢他们给我感觉，激发我想写首诗，我写的是这样的：

我在写，又没写，街上的人急匆匆，街上此刻正下雨，下雨人们走得急。

我写着，我勾勒，一个沉默的影子，这个影子呆若木鸡，咕噜一声，滑倒在地。

酒吧里，没别的，酒吧里面有时间，有时间就有空间，下雨人们有时间。

写着，我转头，扫了一下整个酒吧，没有一个人，也和我一样，悄悄在描画。

酒吧里的人，全都呆望着，正在街上走的人，天上在下雨，地下全是雨。

我写着，又没写，只有影子在说话，只是我的这个影子正面对着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在下雨，却又听不到雨声。

我想表达什么呢？我也说不清。现在我仍说不清。我之所以重提此事，是因今天又看了张天明的摄影展，影展的主题是“生活元年”，影展的地点是“隐藏的空间”。什么是“生活元年”呢？“隐藏的空间”又怎样？我有点好奇。于是，我又去看了。

看完了，再愚钝，多少也有点明白了什么叫“生活元年”。于是，又写了这样几句：

长沙巷子
深深深深
深得人也成了游魂
路面麻石竖竖横横
路边古井苔如墨痕
巷口大街车似流星
至于什么是“隐藏的空间”，原来是在这里展览，搞画展，搞影展，不用再装裱入框上墙了，而是全用电子屏，是湖南第一家用“类纸屏”组网的数字化展览厅。

8版

长沙晚报

2025年2月21日 星期五

风荷晚香

清·严柟

何处消残暑，池荷入夜风。
香清衣欲染，波静月初融。
晚景微茫里，幽芳淡远中。
由来怀茂叔，应许赏心同。

如果岳麓书院的布局，从清代到现代没有太大变化的话，那么这首诗写的应该是书院前侧吹香亭那个小荷池。我喜欢此诗的原因，是它小巧隽永，玲珑剔透。

其中颌联好得让人恍惚，“晚景微茫里，幽芳淡远中”，几个平常的字，不动声色，就把一幅只可意会、不可言传的景致给渲染出来了。对，不是勾勒，而是渲染，完全是一幅水墨画，甚至可以说是一小段唯美视频。当然，文字给人的想象，远比视频来得强烈。我之所以将它比作视频，是一幅静态的画，竟被作者赋予了动感。说是视频或许还不够准确，观众无法嗅到视频中的香气，但读了此句，仿佛真有淡淡的荷香，逸入鼻息。说明此诗已具有某种致幻效果，给读者制造了一场白日梦境。好神奇的文字，好了得的表达。

“微茫”不是“微朦”，“微朦”是写景，而“微茫”不但是写景，还写出了观景人的心情。眼前美景导致心事绵长，作者立在风荷前，陷入了无边的回忆与想象中，从而显得眉目茫然。而尾联也只是他想象中的一种：“由来怀茂叔，应许赏心同”。周敦颐字茂叔，这时不由想起周敦颐，倒不是因为它是理学鼻祖，而是他曾写过《爱莲说》。作者觉得此时此刻自己沉溺于美景的心情，跟周氏当年写《爱莲说》时的无限欣悦，非常相似。

“淡远”不是“浓淡”，换作“浓淡”，也没毛病。荷香近之者浓，远之者淡嘛。可“淡远”不但包括了浓淡，还是一个动态词。愈远愈淡，愈淡愈远。淡本是一个形容词，在这里竟有半个动词的意味了，一路朝远处“淡”下去，真是形象呵。

岳麓书院一首小诗

谢宗玉

这让我不由想起作家阿成在某部小说中用到的一个字。说是主人公坐滑绳过深洞，从这头到那头，速度极快。阿成说，“嗖的一声，便小了过去。”这个“小”字，后来被很多作家点赞，夸它特别传神。“小”原本也是形容词，在这里也做了半个动词，大大的一个人，从滑绳嗖地“小”过去，最后变成一个灰点。

“淡”字跟“小”字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但诗人在“淡远”之后，又来了一个“中”字，这就使得人们的关注点，不是随着那一缕清香渐行渐远渐无，像看着一路“小”过去的人影一样。

将“中”字置于句尾，本是诗歌的惯常用法。可在这里，一个“中”字让人不得不分出一缕神思，留在清香的源发地。这样注意力就能均匀分布在整根“传香”线路上了。

然而，香气不是单线传播的，而是向四面八方传散。吹香亭下的那个荷池，是在一个坳洼里，四周高木林立，即便有风，也会形成旋风，风不朝一个方向吹，香气就不会朝一个方向飘逸。注意力就得笼罩整个荷池及其周边，并随着四逸的香分子，不断扩散。

而只要夏还在，荷还在，香气就会源源不断产生。赏客的注意力就得像网一般散开去。我们知道，当意念从头脑里撤离，沉入丹田，人就会变得轻松起来，身心进入调理静养状态。而当意念从身体散向四面八方，灵魂就会出窍，这时疲惫的身心在得以短暂休憩的同时，还会有一丝丝滋补，甚至偶有顿悟。夏晚风来，在荷池边或立或坐，放空自我，是一种精气神的快速提振呢，周子凭此悟道，也算是选中了地方。

“何处消残暑，池荷入夜风。”首联只是从岳麓八景之一“风荷晚香”的标题切入，这种切入很是平常，很像书院老师布置给学生写的习作。“香清衣欲染，波静月初融。”颌联虽不错，但“波静月定”的意象也不算诗人首创，唐人白居易就有“月点波心一颗珠”的诗句。不过这里的“初”字，跟“漏断人初静”里的“初”字，有一些细微区别。初，刚刚。漏断后，人虽刚刚入睡，但接下来会进入一个长久的睡眠期。而波静后，月亮才能圆和地沉浸在水中，不带一丝晃动。因为有风，这个“初”字会不断出现。月亮才在水中把自己拼凑完整，风一来，又被搅碎了。月亮只好继续拼凑。

“融”字也用得比较新颖，一般诗人会用“定”字。融不是融入其中，而是指融洽，水与月不再互起风波。荷闹屏风，可风若大到一定程度，也会让荷枝摇曳一池夏水。从此句可见，有风，但不大，并且是一阵一阵的。这样池水虽有微澜，但也能很快安定下来。

内心突然有一种落寞，我想起了金圣叹的叹息：“谁家案头无头佳作，几人能得御手评？”这不是吗？严柟是岳麓书院一籍籍无名的学子，查遍网络及史料，竟找不到他平生半点行踪。而他这首隽永小诗，差一点就淹没于历史的黄卷之中了，除了我，不知还有谁会作如此详尽剖析？